

ZHONGGUO
WENSHIJINGPIN
NIANDUJIAZUO

耿 立

主 编

GENGLI
ZHUBIAN

中国文史精品 年度佳作

2016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中国文史精品 年度佳作 2016



ZHONGGUO
WENSHIJINGPIN
NIANDUJIAZUO

耿立

主 编

GENGLI
ZHUBIAN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 2016 / 耿立主编. -- 济南:
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209-10378-7

I. ①中… II. ①耿… III. ①文史资料—中国—
汇编 IV. ① K2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6413 号

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 2016

耿立 主编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
网 址 <http://sd-book.com.cn>

印 装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 开 (170mm × 240mm)

印 张 15

字 数 273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

I S B N 978-7-209-10378-7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婴水永清，郎山安在

——民国“第二恋”

裴毅然 / 001

《陈诚日记》：国民党军的“围剿”因何失败 陈红民 徐 亮 / 012

美男也薄命

——被鲁迅骂过的邵洵美

诸荣会 / 020

政治上站错队的李斯

陈为人 / 031

杭州的柔和与坚硬

郭保林 / 044

多少风云逝忘川

——我的一九七六

李大兴 / 056

奉系智囊杨宇霆

温 相 / 063

历史纠结的那一夜

石 岱 / 072

女书，是天上流泪的星星

唐朝晖 / 079

晚年钱锺书忆胡适

钱之俊 / 091

对“红军妹”张桂清为毛泽覃守墓的质疑

——与卜谷、杨友明等商榷

邹亮辉 / 100

红伶残稿，可留真香

——荀慧生与《小留香馆日记》

傅 谨 / 108

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	楚 梦 / 115
摩萨德传奇：以色列生存的情报支柱	洪 雨 / 123
会稽山风流记	洪忠佩 / 130
束星北的另外那些事	胡新民 / 139
同途异运两文豪	王 龙 / 144
1840 年以来的清帝国	李洁非 / 152
梁宗岱的广州往事	陈 刀 / 159
七百天的台大校长——傅斯年	蔡登山 / 162
熊十力：乱世为儒	朵 渔 / 168
曾国藩也曾要钱不要脸	刘诚龙 / 180
王安石变法的悲情	陈世和 / 185
王鼎钧先生给蒋经国讲民主	理 钊 / 195
中国首位女银行家	荠麦青青 / 199
易县读史 ——关于刺秦及其他	王威廉 / 205
而如果树	耿 立 / 219
史上的名嘴	谭延桐 / 232

嫔水永清，郎山安在

——民国“第二恋”

裴毅然

嫔(xū)江、郎山，浙西江山市著名山水。“嫔水永清，郎山安在”乃江山籍民国名媛毛彦文对未婚夫叛情之“贺语”。“第二恋”乃笔者个人评鹭，“第一恋”给了才女兼美女林徽因(与徐志摩、梁思成、金岳霖)。“第一恋”虽精致高雅，各角皆名，唯故事欠缺曲折绵延。“第二恋”人物知名度稍低，却很有故事，含蕴亦丰，或值今人一顾。

“第二恋”女角乃留美硕士毛彦文，三名男角乃朱君毅(留美博士)、吴宓(哈佛硕士)、熊希龄(进士、民国首任总理)。

逃婚风波

毛彦文，江山县城毛氏乡绅之女，父叔均为秀才，开过布庄、酱园，当地名绅。毛彦文七岁家馆发蒙，一年后祖母认为“女孩不能考状元，读什么书？”令子撤塾。毛三四岁时便被送外婆家抚养。毛彦文大舅的长子朱斌魁，字君毅，三岁丧母，也送奶奶抚育。前后六七年，这对表兄妹一起睡在奶奶(外婆)床上，同进同出。表兄行五(家族大排行)，毛彦文呼“五哥”；“五哥”处处护妹，青梅竹马，情浓趣欢。

辛亥革命，全国动荡，大中学校停课。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五哥与几位回乡学生，借西河毛氏宗祠开设江山“西河女校”，毛彦文得以完成三年小学教育。

1913年春，江山城隍庙“天足”大会，15岁的毛彦文上台演讲。她花了数天背熟长辈拟就的演说稿，但上台后只说了一句“今天是开天足会”，便忘词了，情急之下想到得捐一枚银圆，急忙掏出放上主席台，“我先捐一元”，再鞠一躬

就下台了。主席台上姚知事问左右：“这女孩是谁家的？她背不出讲词没有哭，知道怎样下台，真是聪敏。”不久，杭州女师开设讲习科（官费），两年结业后充任各县小学师资，各县一名荐额，姚知事想起毛彦文——尽管她年龄并不合适，当时最多18岁。

毛彦文八九岁时，毛父在生意场上结识衢州布店老板方耀堂，成为好友。一次，方耀堂来毛家，见毛彦文聪明伶俐，十分欢喜，便为长子提亲。尽管毛母反对，但终拗不过一家之主。订婚那天家里很热闹，小彦文穿上新衣，得意扬扬，还以为一切都是父母之事，与己无关。直至16岁经西河女校几位教师点拨，才明白订婚就是“嫁给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为妻”，这才大哭起来。校长要女校教师“五哥”帮助表妹解除婚姻——家庭革命。此时，毛彦文情窦已开，对清华“五哥”爱敬交叠。五哥安慰她：“我不会让方家把你抢走的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。”还经常向表妹讲一些婚姻的意义，日后毛彦文如此记述当时的感受：“你告诉我北京及清华的一切情形与事物，都是我从未听过的，崇拜你的热情，无以复加，你随便说一句，我都当作金玉良言，视你为世界上唯一的伟大人物。”

1914年暑假，衢州方家对洋学生毛彦文很不放心，决定迎娶。毛父软硬兼施对女儿说：“方耀堂刚去世，我们便要赖婚，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的。我会被人责骂，你非嫁过去不可……”毛彦文决意抗婚，与女同学先到离城十里一农家，整夜未合眼，一听狗叫便以为“追兵”杀到。次晨，表弟斌甲雇轿来接，将其送往南乡清漾村毛子水家暂避，毛子水时在北大读书。毛彦文在那儿受到优待。

逃婚风波闹出后，方家开出条件：赔偿一千银圆、退还订婚饰物；没收女方送去的妆奁。毛家理亏，只好全部应承下来——毛彦文总算解脱。

“家庭革命”虽成功，然被全县视为恶例，都说女孩不可送洋学堂。同时责怪毛家家训失严，表兄妹有私。毛彦文一上街便被指指点点，更有人添油加醋写成小说《毛女逃婚记》，尽管“内容十之八九是虚构的”。

“郎山”离娶

毛彦文在顶风冒雨抗婚，朱君毅远在北京“静候佳音”。彦文觉得五哥很自私：一面千方百计破坏方家婚事；一面当她与父亲发生冲突时，却躲开不敢露面。此后两月，五哥不断来信，彦文不理不睬，经朱君毅再三苦口解释，才恢复通信。接着，朱要求正式订婚，毛彦文表示反对，理由如下：退婚方家，江山全城都认为我们二人有私，一旦订婚，岂非送人口实；近亲结婚，有害遗传；我学历太低，你将为留学生，前途无量。朱君毅则复信反驳：正因为我们相爱，才毁约方家，

人言何足畏哉；有爱情，遗传不会坏；表妹年轻，将来成就未可限量；与表妹的爱情——“妻水郎山，亘古不变。”

不久，朱君毅致函父母，要求向毛家提婚。两家父母深知儿女意向，也乐成此事。1915年夏，毛彦文从杭女师毕业，在永康县立女子讲习所教书一年，月薪24银圆，大半补贴给了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未婚夫。1916年暑期，朱君毅即将留美，给彦文赠送了定情信物：一枚镌有自己英文名的清华大学毕业纪念别针。毛彦文也要上吴兴湖郡女校——五哥为她选定的教会学校，可多读英文。行前，双方家长都想将婚事办了，奈何两位主角不同意，认为新婚即赋骊歌（离别歌曲），会形成精神创痕，宁愿忍痛久别，等朱君毅回国完婚。

朱君毅远渡重洋，原定留学五年，与表妹约好两周一信，每年用“仁义礼智信”编号。到第六年，朱来信编号“毅”，毛彦文去信编号“彦”。前四年朱一般会按约来信，到最后两年常常一月一信，甚至两月一封，让毛彦文盼眼欲穿，茶饭无心。这期间，毛孤独苦闷时写白话诗，用笔名投给北京《晨报》《京报》，很快便获刊出，随后剪下寄给朱君毅。朱回信大不高兴，不许她继续投稿，彦文也就停止了——“倘若那时继续写下去，也许我会和当年的谢冰心齐名。”

朱君毅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统计学硕士、纽约大学哲学博士，于1922年夏回国，应聘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教授。此时朱在美国已举债度日，毛彦文遵嘱带上200元接船沪上，并转学金陵女大，迎亲有期，只得五哥教职稳定就结婚。

1922年底，朱君毅患伤寒，大病一场，入鼓楼医院，毛彦文榻前日夜，熬药端汤，伺奉月余，甚得贤名。正当朋友们纳闷朱君毅为何久久不与彦文结婚时，1923年5月底，朱忽命校役送来一封厚信，毛彦文拆开一看，称呼改成了“彦文贤妹”，正纳闷，往下看，原来是一纸“退婚书”：

毅留美数年，习知美国人之生活，对女子美的标准另有一种新的看法。因而毅现今恋爱对象之资格、婚姻选择之条件，与昔皆完全不同。故毅与彦原订之婚约不得不解除。此事在毅已决定甚久。但因审慎、顾虑，今始提出，敬求彦同意、照办。

情变犹如晴天霹雳，毛彦文从同学环慕的新式知识婚姻，一下子沦为弃妇，回到金陵女大，她伏床痛哭。毛请朱君毅的好友吴宓、陈鹤琴来共同商议，吴宓见毛彦文板着脸，还以为是她这头出了问题：“毛小姐，你不应该，你们多么美满的姻缘，怎么可以破裂？”可看了朱君毅的信，吴宓一言不发地走了。陈鹤琴看完退婚信，大大数落了朱君毅一番，并以其妻与毛彦文作比较，要朱知足。

朱君毅表示悔婚源于思想改变，除了表亲结婚不利后代，还应娶身壮臀圆之女，家世财产、教育品貌均可不计，大学女生“尤绝对不取”——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毛彦文泣诉：“彦与毅二十年相爱及订婚之经过，为三位先生所熟知。今毅忽然提出此奇异之要求，三位先生皆毅之知友，请为评断其是非。”吴宓说：“此是君毅一时之胡思乱想，我们只当没有这件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”陈鹤琴、朱经农亦竭力劝和，朱君毅始终坚持：“我已下定决心。”

金陵女大校长闻之此事，当晚就邀朱君毅过去，询问退婚缘由是否与金陵女大的教育有关——将一个女孩在一年中教坏了？为何不要她？朱君毅答：“我对择偶的观念改变了，我现在要的是十七八岁的中学生。”这等于说27岁的毛彦文已经老了。金陵女大校长气愤地回道：“看来是美国的教育失败了，朱先生学到的是黑暗的一面。”

三天后，五哥同学兼同事孟宪承约毛彦文在陈鹤琴家碰头，告诉她：“毛小姐，君毅给你的那封信，不是偶然的，他已于数月前拟好稿子，请我及梅（光迪）先生修改。我们劝他不能如此无情……他不听。你记不记得君毅留美最后两年，在纽约给你的信很少？他是否告诉你他的钱不够用？其实清华大学的官费是够他花的了，他于两年前就变了。他衣袋中有很多年轻女人的照片，常常拿出来给我们看，不是说这个胖的好，就是说那个瘦的好……去年他的一场病，你拼了命看护他，他良心发现，感到不可那样做。后来还是解除婚约，意让你仍旧有幸福的前途。所以你对君毅的退婚，应该高兴，无须伤心。纵令你和他结婚，也不会有幸福的。与其以后闹离婚，不如现在解约的好。”毛听后如梦初醒，感觉受了极大的欺骗和侮辱。

暑期结束，毛彦文返校，与五哥咫尺天涯，断绝来往。朱君毅仍施“拖刀计”，继续冷战，但不明确彻底掰断。毛彦文深陷痛苦绝望，她四处奔告，逢人便诉。

1924年6月，视毛彦文为义女的熊希龄夫人朱其慧，认为与其这么拖挨下去，不如从速解约，各获自由。此时，南京正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，全国教育会副会长朱其慧出席，会后出面召集“特别会”，邀请教育界名流张伯苓、陶行知、吴宓、陈鹤琴、朱经农、王伯秋、金陵女大校长、陈衡哲（任鸿隽妻）等，同时招来律师、记者、照相师、记录员，济济一堂，专为朱、毛情事。张伯苓被推为主席，说了一大堆自己和小脚夫人的事，说她虽未接受正规教育，夫妇仍享齐眉之乐，仍图调解。毛彦文则泣述与五哥往事。朱君毅沉静发言，言简意赅。席间，陈衡哲对朱君毅大加责备，要他说出退婚理由。朱只好祭出“撒手锏”：“毛小姐，我一向看她是我的亲妹妹一样，请问兄妹可以结婚吗？”

此语一出，举室哗然，毛彦文忍不住说：“请各位不要责备朱先生太多，

今天的会是讨论如何解除婚约，不是向朱先生兴问罪之师。”陈衡哲立即起身：“我们大家退席，到现在毛小姐还维护朱先生。”朱经农等竭力劝说，陈衡哲才留下。

最终，南京法政学校校长王伯秋起草解除婚约条文，经诵读无异议，当事人、证人一一签名盖章，事情总算了结。从此，毅、彦再未谋面。

“情僧”吴宓

1929年8月24日，毛彦文留美，主修中等教学行政，副修社会学，希望回国后办一所高档中学。1931年7月，毛彦文获教育学硕士，其自传中说本拟攻博，奈何母亲病重，父亲迭函催返，只得与两位同学一同绕道欧洲返国。此处，毛彦文没说实话，撒了大谎。其绕道欧洲回国，虽为旅游，其实更重要的是与吴宓议婚。

毛彦文晚年对“宓彦之恋”一直讳莫如深。但据《吴宓日记》可知，毛彦文并未吐露其实，指说吴宓“单相思”。《吴宓日记》出版于毛彦文辞世前一年，她并没想到这段情事有朝一日会公之于世。

吴宓出身陕西泾阳安吴堡乡绅大户，1910年以第二名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堂，与朱君毅同桌，两人成为无事不谈的挚友。朱与表妹的通信，吴宓封封阅过，十分羡慕人家有一位可爱的小表妹。1917年，吴宓留美入弗吉尼亚大学，次年转哈佛。清华生本为世仰，视如日出，灿丽庄整。受家长戚友之托，同学之间互为家中姊妹留意，选婿择配。

吴宓常在《清华月刊》发表诗文，杭籍同学陈烈勋之妹、浙女师毕业生陈心一常读其诗文，并在《清华年刊》上看到过照片，心生爱慕。1918年9月，同时留美的陈烈勋来函向吴宓推荐其妹，谓其择婿甚苛，素慕吴宓文章，许为不与世俗浮沉之人，留意数年，愿终身扫榻奉侍。

吴宓认为自己其貌不扬，不易吸引女性，对洋学堂女生的主动示意，十分重视，就商清华同学。粤籍哈佛生黄华劝他不必理睬，不要在美议婚，回国后可恣意择偶；另一位清华同学、鄂籍哈佛生汤用彤则说“不当轻此负知己”。吴宓遂从汤言，复函陈烈勋，谓须禀报父亲，请先寄令妹的照片与作文。随后，陈烈勋特地从缅甸州赶到波士顿，落实此事。吴宓一边禀报父亲，一面托毛彦文“实地考察”——吴宓很相信她的眼光。

陈心一原与毛彦文在杭女师同校两年半（非同班），毛对她多少有点印象。1919年9月20日，吴宓接到朱君毅转来的彦函，此时毛彦文仅先汇报“初步印象”：

陈女士外面观之，颇老实。在校中与别班同学，不甚往来，似不喜与他人交际。对于校课，有中等成绩。除课务外，未见有何发展。其貌平常，身材较妹稍长，大小相仿……

不悉吴君欲得一种如何配匹，仰须具有世界知识者，或仅通晓中国知识者就可；仰须善于交际者，或仅能在家为一贤主妇即为满足。以上二端，似不得不先决定。以妹眼光视之，陈女士似适应于第二种。至于陈女士之性情，我实不明了，俟调查后再告。

最好吴君先与之交友，屡与通讯，积久自能知其性情。性情一节，至难调查，非相处日久，共事时多，不能详悉。苟吴君对于彼表示满意者，再行订婚，较有把握。若单靠妹一度调查，恐不能周到也。

吴宓接信并与陈寅恪等商议后，次日正式致函陈烈勋：“在宓一言为定，决无渝盟之理。”但要求回国前先通信，增进了解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，1921年8月23日，吴宓与陈心一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婚礼。贺客两百多人，其中多为吴宓的清华同学，亲戚极少。

婚后，吴宓赴聘东南大学。最初几年平静无事，吴宓偶尔发点不合理的脾气，陈心一都能忍耐求全。此后，吴宓逐渐因毛彦文而不安分，夫妻关系开始恶化。1928年夏，吴宓“南游”杭州归来，方寸渐乱。9月1日，吴宓电函毛彦文，劝她次年春来燕京读书，愿担负其一年学膳各款600元。随后，陈心一读到了丈夫的“南游日记”，吴宓知道后再示《南游杂诗》，里面均有涉及毛彦文的内容。陈一开始并不生气，只告诫丈夫“与毛女士相交，应以拥抱偎倚为非分。如不至此极限，则可自由行事”。

但时间越往后，陈心一越感受到来自毛彦文的威胁，遂与吴宓正式摊牌。吴宓也去意已决——与妻子和平离异，并打算于次年暑假与毛彦文结婚。吴宓何以如此倾心于毛彦文，用他的话解释，不外乎两层：“一为彦文极聪明而又多情；二为彦文之身世极苦，其于人情世事已观之透彻，然内心中仍藏有热情至意，此种相反之情形最难兼之于一身。”吴宓视她为“极难遇而可爱之人”，简言之，便是“怜其才而悯其遇”也。

一晚，吴宓与陈心一谈至凌晨三点，妻子嘱托道：家庭安乐，不可引入第三者破坏；吴宓应尽力为彦文介绍对象，但不可以爱情向之；如此还是朋友，彦还能得慰藉，如吴宓以爱情扰之，彦揣度情势利害，断不肯嫁你，两人全受困扰；吴宓如有举动，必然发生悲剧，最后失悔的一定是你吴宓；女子未婚与已嫁，性

情迥异，如今你情人眼里出西施，爱敬至极，他日婚后，尽睹真相，必厌而决裂。

奈何此时的吴宓已为毛彦文搅得七荤八素，方寸尽失。

宓彦之恋

无可挽回地，吴宓和陈心一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。1929年9月1日，两人分别在《离婚声明》上签名盖章。几乎所有亲友都劝吴宓勿离婚——汤用彤、柳诒徵、吴芳吉、浦江清……只有张荫麟一位表示赞成。

毛彦文也坚决反对，认为吴陈离婚会使她名誉受损。此前，她与吴宓曾于杭州一僻静处长谈四小时，吴尽述爱情，毛则明确表示五哥之后，未对任何男性再萌爱情，吴宓虽然是极好的朋友，但如环境迫使她结婚，也只愿嫁给一个从未结过婚者。吴宓致长函：“宓以爱彦之心，行事不当，结果反致害彦，宓实愧悔无地……仍请与彦为友，一切唯彦命是遵，但望勿遽绝交。”离婚后，吴宓最担心的不是陈心一（已判定她不会自杀），倒是怕离婚会伤及毛彦文：“唯宓所最引为悔痛者，即对彦爱之反以害之。”

1929年7月中旬，吴宓四度南下，赶到杭州与毛彦文道别，并送上1500元助毛彦文留美。8月，毛彦文即将赴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深造，对于吴陈离婚，那时的毛彦文尚不得知。闻悉后，对于吴宓寄来的每封信函——尽管里面附有汇款400美金（约1200国币），毛彦文近半年未曾回复一次。对此，吴宓心下多有不满，曾数次写就用语激烈的责备函，可因为担心刺伤对方，一封都未曾寄发。

1930年3月，吴宓总算等来毛彦文的复函，阅后大为感动。毛在信中称此前与宓绝交是假，只是为避嫌，将来无论结婚与否，至少吴宓是她的知交；力劝吴宓与陈心一复合，云云。吴宓随后写下三篇小说，预测赴欧后与毛彦文的恋爱结局，想象与梦中人携手枫丹白露湖边散步，互致情爱的情景……写毕他将小说寄给毛彦文，却遭到对方的严词坚拒。

不久后，“宓彦之恋”似乎有转机出现，毛彦文函中竟有“结婚之日长，求学之日短，故此时宜注重求学”等句，似有应允吴宓的意思，吴阅后大喜。不过，毛彦文当时申请到了密歇根大学的半年奖学金，仍决定留在那儿求学。

为能与彦文尽早见面议婚，吴宓忙活了大半年安排赴欧访学——1930年9月终于成行。

11月24日，毛彦文终开“金口”，从美国致电在英国牛津的吴宓，许以终身，并邀其赴美结婚，共度圣诞。可吴宓的意见是要毛彦文赴英，否则暂停论婚，回国再说。两人为“赴美”还是“来欧”顶撞起来。毛彦文不肯来欧的理由是“为

人皆笑”，对此，吴宓在日记中评价“口吻卑俗”“不足为吾配偶矣”。

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，两人为婚嫁事宜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纠缠中。吴宓每心急催促，毛彦文回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肯赴欧，或说“对彼亦无责任，各人皆可自由”“不拟赴欧，仍盼你来美，请勿再来电报”，末了云：“绝不赴法，请勿再扰，放弃结婚，停止通信，做你计划之事，谨致祝福。”这期间，吴宓的心境亦夹杂着希望、失望、气愤……反复多变，他甚至在日记中开骂道：“寂寞，怨彦之无情愚强，以 Doginthe Manger 之态度，致宓痛苦，难过之极……”“Doginthe Manger”意为讽刺自私的人占有某些东西却不使用，又不肯与人分享，吴宓怨恨毛彦文对他不死不活的态度，使他无法转恋其他女性。

1931年7月4日，宓、彦总算在巴黎晤面了。毛彦文对吴宓所做出的三大牺牲——离婚、资助、游欧毫不感激，也不理解她迟来欧洲为何会导致吴宓心情变化，总之无意于婚事。此外，还责备吴宓毁约失信，强调自己赴美求学的重要性，埋怨本欲继续留美求学，但为了吴宓她辞去了奖学金，提前回国。8月11日，两人再度在柏林相会，吴宓想向彦文倾诉衷肠，毛却并未专心聆听，而是在修剪指甲，吴宓阻止未果，一气之下以小剪刀刺额角，血流如注。毛彦文大惊失色，急忙拿毛巾冷敷伤口，再以牙粉涂塞伤口。二人商定：回国后，毛彦文回江山省亲，拟于12月中下旬在青岛结婚，但事前不告知任何人；此数月中如果彼此心情有变，无论另有所爱或宁守独身，可不结婚，但必须直告对方原因，对方不得责怨。

不久，二人返国，在沈阳分手后，毛彦文南下回家，吴宓则留东北大学会友谈事——两人最终未能成婚。

持平而论，宓彦将合复散，追溯原因，毛彦文前期的矜持犹豫尚合情理，而婚事最终未成，也因为中途出现卢葆华——吴宓临婚变卦，移情别女，应负主要责任。卢葆华乃遵义秀才之女，遵义第二女校毕业生，此时在杭州工作，投稿吴宓主持的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，由是得以和吴宓认识。1933年8月，吴宓南下想先去杭州向卢葆华求爱，如不成，再赴沪与毛彦文论婚。友人们还笑囑他，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。

可惜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”，卢葆华无意于吴宓，反而力促吴与毛彦文成婚，卢公开列出自己的婚配条件——具有天才的文学家，要有相当名誉与成绩；继弦（丧妻）者可，但离婚而妻未嫁或另有爱人者，绝对不可，恐其复合或变情；月入300元以上，不取军政界奔走利禄之徒……仅凭第二条，就已把吴宓排除在外。当天，吴宓日记中比较彦、华之短长，认为卢葆华“惜质美未深于学，性情学识，均如美玉之尚待雕琢耳”。

此时的毛彦文本已准备北上嫁宓，但她从日期上推知吴宓先上杭州求婚卢葆

华，态度一下子变得极为冷淡。她向吴宓出示了备嫁新衣、旅行箱笼、禀父母函、头等火车免票凭证，以证实她准备赴北平婚宓，并拟十月初结束沪上两校教席。吴宓知道后懊恼万分。

1935年2月，报上刊出毛彦文与熊希龄的“订婚启事”，吴宓大惊，顿涌情愁十斛，发表失恋组诗《吴宓先生之烦恼》，朗诵于课堂：“吴宓苦爱毛彦文，三洲人士共惊闻。离婚不畏圣贤讥，金钱名誉何足云！”再赋呕心沥血《忤情诗》38首，被誉为“杰作中的杰作”，发表于北平《晨报》，此处摘录其中之名句，最是应景——

事成无补方知悔，情到忤时恨最深。

终嫁熊公

1935年1月，《大公报》在显著位置刊出这样的大标题：“新郎六十六，新娘三十三。”全国大小报刊相继大幅报道——留洋女硕士毛彦文花落前总理熊希龄。其时，毛彦文虚岁40（至少38岁），夫妇实际龄差26岁——记者纯属捏报龄差，制造噱头。

熊希龄，湘西凤凰人，22岁中进士，1912年出任民国财长，1913年首任民选总理兼财长；1914年2月被迫辞职，专力矿产实业、慈善教育。1920年创办香山慈幼院，长期从事慈业。熊希龄此前曾两度娶妻，先后亡故。

这段“父女恋”说来话长。1920年秋，毛彦文入学北京女高师英文系，湖郡女校的“至交”寝友朱曦从天津赶来看她，将她带入其姑母家。朱家姑母即熊希龄的续弦朱其慧，朱曦即后来为熊姑丈“拉纤”的大媒人。来年，毛彦文任教于沪上的复旦、暨大，朱曦突然赶来看她，话题先是海阔天空，最后曲终人出——代熊希龄求婚，甚至要毛彦文当场答应。

熊希龄得知有追求毛彦文的“可能”，夜难成寐，辗转轮驰，亲自前往复旦大学女生宿舍会客室拜访，前后呈送七函（内附诗词），措辞恳切。熊希龄亲临复旦，动静太大，让毛彦文脸上很挂不住，认为校内女生看见这样一位男客，一定会引起众人的注意及好奇心。熊希龄去后，她便急忙打电话给朱曦，请她转告秉公（熊希龄）勿要再来复旦。朱曦说：“姑父不去复旦可以，但你必须来我家。”

朱曦趁热打铁，广泛发动亲友劝驾。熊希龄之女熊芷怀着五六个月身孕，大腹便便地两度从北平来沪当说客：“您可怜可怜我吧，看我这样大肚子由北平赶来上海，多么辛苦。我是来欢迎您加入我们家庭的。”

宓郎那厢长期“悬而未决”，这边又数月“被围攻”，毛彦文觉得熊伯伯年长自己两轮有余，思忖不会嫌她色衰花黄，更不会中途负心。此外，毛彦文热心教育，熊希龄指望她协助北京香山慈幼院，彼此心愿亦不谋而合，遂点头允嫁。

这一时期，社会上广为流传吴宓已精神失常，定将自杀。

1937年12月25日，熊希龄中风猝逝香港，毛彦文接手香山慈幼院。虽然吴宓“追”上来，一轮轮攻势，但毛彦文一直拒绝与他接触。

宓、彦悲剧，实在因为宓郎“花堪折时偏不折”，犹豫多变，误己误人。吴宓宅心虽厚，所记日记本真，格调终究欠高。时值国难当头，日寇侵华，他仍整天汲汲于恋爱，漠漠于国事，悠悠万事，唯恋是大。每日所记鲜见读书心得、教学感受，反而多自艾自怜，数喊自杀。情事方面，吴郎也甚不智，追求几无希望的女生，一次次单相思，一次次被人利用，如此多情自苦，实难理解。

1949年5月27日，毛彦文搭乘招商局最后一班轮船奔赴台湾。

最后回声

1963年，表弟朱斌章上毛彦文台北寓所，告知接新加坡侄女函，朱君毅半年前逝世于沪。毛彦文震惊得说不出话，泪水差点夺眶而出。她写下一篇《悼君毅》，详述与五哥的恩怨，节录如下——

你是我一生遭遇的创造者，是功是过，无从说起。倘我不自幼年即坠入你的情网，方氏婚事定成事实。我也许儿女成行，浑浑噩噩过一生平凡而自视为幸福的生活。倘没有你的影响，我也许不会受高等教育，更无论留学；倘不认识你，我也许不会孤伶终身，坎坷一世。你在我幼稚心灵中播下初恋种子，生根滋长，永不萎枯。你我虽形体上决绝将近四十年，但你有时仍在我梦中出现，梦中的你我依然那样年轻那样深爱，你仍为我梦里的心上人。追幻梦惊醒，重回现实，旧恨新愁又交噬我心。最近二个月前，你又入我梦境，唯一反以往情形，依稀二人默默对坐，一无表情，这是否心理学上所谓的“精神感应”？因你已于半年前弃世。

我已垂垂老去，对于世间悲欢离合之事，早已无动于衷，但自得知你的噩耗后，心潮泛溢，旧情复炽，信笔写下这篇无可弥补的伤心旧账，藉申哀悼。

翘首云天，老泪纵横。我孑然一身，临老无依，世乱日急，不知死所，

你能于此时平安解脱，未始非福。

最后让我再叫你一声“五哥”，永别了，你安息吧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我也许会在地下重逢。

书于台北新北投中山路二十八号寓所

彦文

1986年11月3日，88岁的毛彦文将精心保存69年的定情别针，郑重交五哥侄女朱韶云保存：“这枚小别针始终随我到处流浪，足以证明我对初恋的珍惜。这是很好的小说数据，可惜我不会写小说。我余年无几，不愿这枚小别针落到不相干的人手中，当废物丢掉。特交韶云，想她会了解其中深意。”

多情自古空余恨，薄命美人名士心。民国“第二恋”芳踪已杳，纤影无痕，唯引后人叹息声声。

《同舟共进》2016年第2期

《陈诚日记》：国民党军的“围剿”因何失败

陈红民 徐 亮

1931年9月1日，国民党军对中共的中央苏区第三次“围剿”尚在进行中，一位高级军官就在其日记中历数此次军事行动的弊端：

此次“剿匪”，关于党政军所得之缺点如左（下）：

一、党务

（一）过去党务工作未能深入民众心坎中，一般信仰不坚定。

（二）党义宣传未得事实佐证，不足昭信。

（三）党义指导与宣传，均缺一贯的精神（如标语、口号等），易启民众轻视。

（四）嗣后应切实拟定详确方案指导群众。

二、政治

（一）“匪”乱之区初经收复（如宁都、广昌），政治急难上轨。

（二）过去政治似无甚取信于民众。

（三）此次组织之党政委员会未能亲临战地工作。

（四）现在行政长官确有不满意人意处（如方本仁等）。

三、军事

（一）指挥单位过多，系统紊乱，责任不专，且受者无所适从。

（二）“剿匪”部队军纪不良，人民视兵如虎。

（三）各部转战日久，颇见懈怠。

（四）“匪区”人民受“匪”麻醉，甘为“匪”利用，凡我军雇用向导、派遣侦探，均极困难。

（五）官兵伏减员，无法补充。

（六）兵站机关对于作战部队，仍无若何关系，关于给养，重要